



从小依长江而生，喝长江水长大，我对长江的感情也与日俱增。闲暇时，我爱挎着相机，透过玻璃细细打量母亲河，踏着诗词的芳径，去体会长江的今古况味——



油菜花开



花地



杨槐林



大江之水

■江建洲

在幼时的记忆里，长江不像海那样腥涩，但是远远地就能闻到她。春天，沿岸万物生发，生机勃勃，长江就像一位温柔的母亲，抚醉了两岸的田野和城市。我和小伙伴们挎着篮子去江堤采泥蒿，那郁郁香气现在还那么熟悉。

这个时候的江堤是最美的了，有金黄的菜花，像麦苗一样疯长的芦苇苗，还有开得像花毯一样的紫云英。那牛儿甩着尾巴在江岸吃草，摇头晃脑的像在吟诗。江堤的杨槐花开了，漫漫白花飞舞。淡绿的长江水浩浩荡荡，川流不息、南来北往的货轮在江面上驶过，突突的声音惊醒了“阳春三月下扬州”的梦。

如果说春天的长江是驯化的，那么夏天的长江最是不羁。长江一到汛期就变得躁动不安，裹挟着大批的泥沙的江水像脱缰的野马横冲直闯，骇人的浊浪一浪高过一浪，冲

毁堤坝，淹没良田，把两岸的村庄和城市毁损一旦。待江水退去，孩提时的我们随大人一起到江边的浅滩戏水，长江又成了人们消夏的乐园。那江边密密匝匝的芦苇丛里有鸥鸟扑飞，那氤氲的水气摇碎了红色的夕阳，那浑黄的长江水汨汨而去，层层浪涛拍打着堤岸，把人们身上的汗渍和疲惫席卷一空，孩童们童稚的笑声传得很远很远。

子在川上，曰：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”待我举起镜头端详眼前的长江，已是多年以后的秋。入秋的长江缓缓流向天际，夹岸苇花漫卷，掩不住两岸树木的萧瑟；裸露的滩涂，柔美的曲线勾勒出的是秋的寂寥。

长江自古就是悲秋的原发地、多发地、绝响地，自汉魏六朝，悲秋之思如滔滔江水，连绵不绝。这样的季节，携一壶清茶，似可与长江坐而论道；握一杆垂纶，犹可钓千古淡

月、千年往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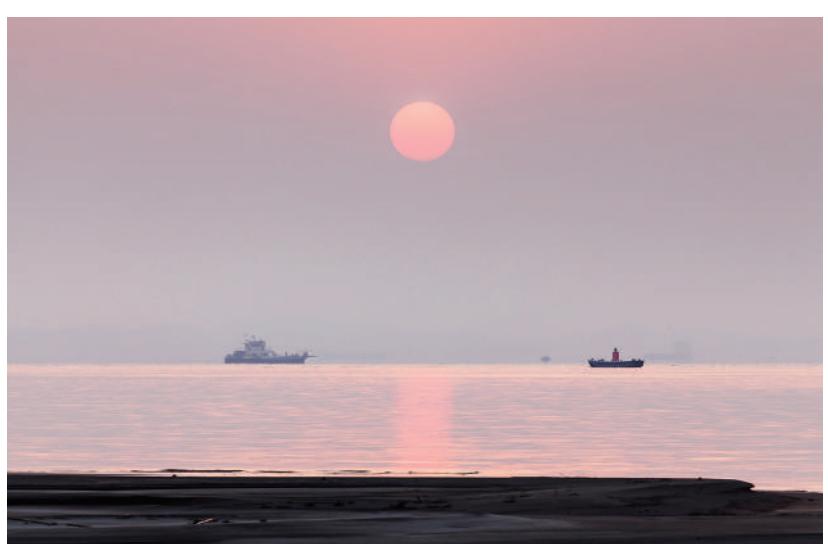
“开门日日见青山，只见青山不老颜。我问青山何日老，青山问我几时闲？”有很多事情，你觉得今天和明天看起来是一样的，当你再回头看这一切的时候，却发现一切都已经变了。春的烂漫、夏的奔腾、秋的寂寥，还有，冬的枯涩，记忆里长江的四季，何不是对应着我们人生的四季呢？

千古英雄已逝，白发渔樵安在？月落乌啼，江枫渔火，长江涛声依旧，缕缕情思生生不息。当我再次举起相机，沉重的历史之思让我感到无处聚焦。

青山不老，看尽炎凉事态；佐酒笑语，释去心头重付。就像《上海滩》歌词演绎的那样，江水淘尽世间事，化作滔滔一片潮流。而在奔腾中沉淀下的些许永恒，则留在我们记忆的底片上，永不消逝。



漫步江滩



江上落日